

瓜地馬拉的結構型暴力與脫鉤社會

林柏宇¹

巴黎第三大學拉美高等研究所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Abstract

The violent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he guerrilla groups and the Guatemalan government was one with its historical roots planted in political exclusion, racial culture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 that had existed in Guatemalan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If we consider the formation of Guatemalan society as a process of social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the other social group, known as ladinos or the privileged minority elites, the use of violence in elites to maintain the socio-political status quo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exploitation of cheap labor force may be understandable. However, this discourse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how violence can be easily and continuously adapted to the different change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still can be upheld in its essence? Therefore, this essa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violence, material and culture during the particular process of social formation in Guatemala.

Key words: Guatemala, structural violence, social division, social formation, social disarticulation, social polarization

摘要

瓜地馬拉社會長久以來的政治排除、種族文化偏見與社會不公義是導致政府與游擊隊團體之間武裝暴力衝突的歷史根源。如果瓜地馬拉的社會形構可視為印第安原住民族與其他社會族群 (ladinos, 或是少數特權精英) 之社會兩極化過程, 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精英階級訴諸暴力維持政治、社會現狀與剝削廉價勞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之企圖。然而, 如此論點不足以解釋暴力如何不改本質地融合於變革迭起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體系中。因此, 本文將著重於分析瓜地馬拉社會形構過程中, 暴力、物質與文化之間的接合關係。

關鍵詞：瓜地馬拉、結構型暴力、社會分化、社會形構、社會脫鉤、社會兩極化

¹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拉丁美洲高等研究所(L'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Université Paris 3 - Sorbonne Nouvelle)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冷戰期間左派游擊隊革命思潮席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因游擊隊運動的出現而導致死傷無數，許多人流離失所。以瓜地馬拉為例，游擊隊與政府間武力對抗長達三十餘年，造成 400 多個摧毀殆盡的鄉鎮、約二十萬人死亡或失蹤²。經由聯合國與國際社會介入調停，游擊隊與政府于 1996 年簽訂和平協議，結束了中美洲史上歷時最久與最多死傷人數的武力衝突。許多研究文獻認為瓜地馬拉與政府間武力抗爭的根源，不外乎政治排除、貧富差異、種族文化偏見與社會不公義等等形成瓜地馬拉長久以來社會二元分化的結構性因素。其實，這些結構性因素也存在於其他國家，但不一定會爆發血腥衝突。挪威學者加爾頓(Johan Galtung)將這些結構性問題視為暴力的一種類型，如同板塊運動，即使肉眼不容察覺，一旦造成地震就會直接或間接產生傷亡³。另外，霍爾(Stuart Hall)認為具種族主義特徵的社會形構研究，應著重於在特定歷史期間內經濟結構與社會分化如何接合(articulation)⁴。是故，本文將著重於在瓜地馬拉游擊隊運動出現前，以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來分析瓜地馬拉二元化社會形構中暴力、物質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從宏觀的學術文件來看，暴力影響面向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暴力帶來的影響衝擊可能是身體上的傷害、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受創，尤其是心理層面，還必須探討對暴力的認知問題；暴力影響關係可以是人際的或是結構性的，結構上還可以分辨政治、經濟、文化或宗教等意圖；以暴力擴散程度可以以地域性來分國內或國際、區域性或全國性，從持續時間來看，長期或短期的暴力行為的影響程度自然不同。簡單來說，暴力的本質即是一個複雜概念，所包含的行為又非常廣泛，不能用單一面向來界定，但是伊夫·米雄(Yves Michand)認為暴力的定義如果太過廣泛則失去客觀，冒著把一切行為視為暴力的風險⁵。和平學派認為對於和平、衝突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應該著重於如何杜絕任何形式之暴力。挪威學者加爾頓認為暴力與和平為二個互相排斥的概念，若和平行動以消弭暴力為目的，行動的依據則建立在對暴力各種面向的瞭解⁶。他將暴力區分為「直接暴力」、「結構型暴力」與「文化暴力」。直接暴力意指中斷或限制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認同、自由)的顯性暴力，是直接造成肉體或心理傷害的作為⁷。不同於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是寄生於結構的隱性暴力，也就是因為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所形成權力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間接導致某一些人的生存或基本需求遭受威脅⁸。而文化暴力則是孕育直接暴力與結構性暴力的搖籃，因為某些蘊藏在文化體系中的元素往往被用來合理化與合法化直接暴力與結構性暴力

² Comisión el Esclarecimiento Histórico (CEH), *Guatemala: Memoria del Silencio*, http://shr.aas.org/guatemala/ceh/gmds_pdf/cap4.pdf

³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199

⁴ Stuart Hall, «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305-345

⁵ Yves Michand, *La Violenc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p.8

⁶ Johan Galtung, « Violence, Peace, and Peach Research », *Journal of Peach Research*, Vol. 6, N° 3 (1969) p.168

⁷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Oslo :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p.197-198

⁸ Johan Galtung, « Violence, Peace, and Peach Research », *op.cit.*, pp.170-171

⁹。根據加爾頓的論述，文化、結構性與直接三種暴力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且大致呈現文化暴力透過結構型暴力，最終導致直接暴力之因果鏈¹⁰。

嚴重的社會二元分化，是瓜地馬拉長久以來的社會結構特徵，也是導致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暴力統治是寡頭階級維持瓜地馬拉社會分化的手段。自十九世紀初中美洲脫離殖民後，自由派寡頭階級急於擺脫殖民陰影，推動激烈改革引發維護天主教會與大地主利益的保守派不滿，兩造鬥爭不斷的結果造成土生白人領導地位動搖。儘管自由派的改革使所有居民不論種族皆具有公民資格，但事實上公民義務大於權益，如比殖民時期更重的新稅制引起農民階級反彈¹¹。卡列拉(José Rafael Carrera Turcios)挾著農民的支持開始暴動，保守派趁勢表示支持。推翻自由派政權後，瓜地馬拉進入「重建保守秩序(La Restauración Conservadora)」時期(1840-1870)，不但全面廢除自由派先前所有改革，重建過去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制度，並且立法保護印第安原住民社會制度，使其成為附庸社會¹²。1871 年自由派重拾政權，以土生白人為主的領導中心鼓吹普世平等價值與種族融合，但實質目的是冀望以霸權建立優越文化主流的單一民族國家來鞏固領導地位。如 1879 年的憲法即明文規定西班牙文為投票權與擔任國家層級公職的基本要件。因此，佔當時瓜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印第安原住民仍然處於社會階級的最底層，而殖民經濟過渡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矛盾，更使得印第安原住民繼續為領導階級剝削的對象，奠定瓜地馬拉印第安原住民與非印第安原住民的社會二元分化。

根據德強夫利(Alain de Janvry)的觀察，拉丁美洲以出口單一經濟作物的經濟發展意味現代部門(出口單一經濟作物)與傳統部門(傳統作物)的脫鉤經濟型態。也就是說，欲提昇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現代部門必須解決擴大生產能力(投入更多資本)與降低生產成本的矛盾。德強夫利認為如果現代部門生產能力極大化意味勞動成本極小化、出口導向經濟資本累積與國內傳統市場無關，遂形成「社會脫鉤(Social disarticulation)¹³」。國家為了確保勞動力的低廉成本以求生產能力的擴大，經常採用強制政策逼迫農民從事生產、訂立低基準的工資，結果造就勞動生產力增加不會轉化成工資成長，所以加速此種發展模式會使貧富差距加劇¹⁴。然而，社會脫鉤提供了國家為求經濟發展，合理干預個人經濟所得與不利勞工之政策制定的客觀基礎¹⁵。以瓜地馬拉為例，十九世紀末期，瓜地馬拉開始積

⁹ Johan Galtung, « Cultural Violence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 3 (1990) p.291

¹⁰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op.cit.*, p.200

¹¹ Edelberto Torres-Rivas, « La Restauración Conservadora : Rafael Carrera y el destino del Estado nacional en Guatemala »,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Cultura*, N° 35(2008) p.345

¹² *Ibid.*, pp.353-354

¹³ Alain de Janvry,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32-35

¹⁴ Alain de Janvry, « Social disarticulation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working paper n°38* (1984), pp.3-5 ;

¹⁵ Alain de Janvry,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n, op.cit.*, pp.34-35

極擴展以咖啡為主的出口導向農業經濟。為了滿足擴大咖啡種植所需的廉價勞動力，瓜地馬拉政府先于 1876 年恢復殖民時期的強迫勞動系統(Mandamiento)，而烏必戈獨裁政府(Jorge Ubico, 1931-1944)更在 1934 年通過「反游民法」，強制所有持有少於 2.8 公頃土地且介於 18-60 歲之男性，每年必須以受薪勞工身分提供勞務 100-150 天，並且隨時攜帶勞務執行證明(liberta)備查。為了貫徹「反游民法」，瓜地馬拉軍方也在民間安插眼線監督實行狀況，同時也加深社會軍事化的暴力統治。另外，擴大咖啡種植也意味大面積土地的需求，1871-1944 年間土地兼併與私有化的政策使得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失去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部落土地，而其中大部分的土地也為少數人持有¹⁶。19 世紀末因為國際市場咖啡需求暴增，1990 年瓜地馬拉成為全球第六大咖啡出口¹⁷。於是，擁有大型咖啡莊園的大地主成為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新興經濟菁英。隨著出口單一作物經濟發展的擴張，貧富差距加劇，農民階級被剝削的程度更勝於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

文化偏見也是瓜地馬拉社會分裂的主要因素。霍爾(Stuart Hall)認為研究種族偏見顯著的社會結構，單從種族差異的文化途徑或社會分工的經濟途徑僅能得出社會依種族分裂的事實，無法解答種族主義如何在新的生產方式中如何重新組織與接合所蘊藏的意義¹⁸。瓜地馬拉社會分裂基本上以殖民時期的隔離社會為原型，經過幾次社會變遷與重新形構後，大體上可分為「ladinos」與「印第安原住民(población indígena)」。實際上，這兩個社會階層在不同時期所代表的意義不盡相同，僅用種族差異來解讀無法了解全貌。在殖民統治初期，「ladino」指的是能夠以西班牙文與白人統治者溝通，並且著西班牙服飾的少數印第安原住民；同一時期，「ladino」也是「mestizo」的同義詞，專指印第安原住民與歐洲人結合的後代¹⁹。不過時至殖民統治末期，因為不同人種間相互結合的現象，「ladino」一詞開始成為所有混血人種的代名詞²⁰。另外，ladinos 的社會階層依社會變遷而造成極大的轉變。殖民時期的 ladinos 不但被白人社會排擠，也無法融入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屬於殖民二元社會結構裡隱形的第三者，不過也因此免於被殖民者迫害剝削，並且擁有一定程度的遷徙自由²¹。直到中美洲聯邦憲法頒佈，ladinos 才在社會關係中具有合法基礎。不過隨著卡列拉領軍的農民暴動開始，ladinos

¹⁶ Hannah Wittman et Laura Saldivar-Tanaka, «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Guatemala » in Peter Rosset, Raj Patel, Michael Courville (eds.). *Promised Land: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Oakland : Food First Books, 2006) p. 27

¹⁷ Source :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 http://www.ico.org/new_historical.asp

¹⁸ Stuart Hall, «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 in UNESCO,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306-308, p.337

¹⁹ Michael F. Fry, « De indígena a ladino : diferenciación étnica en la montaña guatemalteca (1750-1840) », *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N° 7 (2003) p.121 ; Isabel Rodas Núñez, *Identidades y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ategoría Oficial « Ladino »*, Centre for Research on Inequality, Human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RISE) Working Paper N° 29, Queen Elizabeth House, University of Oxford (Oct. 2006) p.3

²⁰ Arturo Taracena Arriola, « Guatemala: del mestizaje a la ladinización, 1524-1964 »,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Regionales de Mesoamérica, (2007) p. 1

<http://lanic.utexas.edu/project/etext/llilas/vrp/arriola.html>

²¹ Edelberto Torres-Rivas, *op.cit.*, p.368

開始向土生白人的領導中心靠攏。當十九世紀瓜地馬拉開始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一部分 *ladinos* 得以提昇其經濟地位，漸成為經濟菁英階級。儘管混血人口中也不乏生活條件較貧困、屬農民階級的 *ladinos*，但總體上他們的社會地位還是優於印第安原住民。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因受民族國家思維影響，瓜地馬拉人遂成 *ladino* 的同義詞。時至今日，瓜地馬拉是唯一還使用「*ladino*」一字的拉美國家，代表「非印第安原住民」的族群。

另一方面，「印地安原住民」指的是早在歐洲帝國主義入侵中美洲前，同屬馬亞文明但擁有不同文化、語言，各個獨立部落居民之統稱。由於印第安原住民各部落的文化視土地為生命之母、家族世代的根源，也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守護與傳承先人所遺留的土地，因此衍生出故地自封，與外界隔離的生活型態²²。自西班牙帝國主義入侵以降，印第安原住民一直被視為野蠻、未開化的族群，不過一直到卡列拉將軍(José Rafael Carrera Turcios)統治時期結束(1840-1870)，印第安原住民還是維持傳統封閉社會型態。1871 年上任的自由派獨裁政權企圖建立 *ladino* 文化主體的民族國家，除了廢除卡列拉將軍的印第安原住民保護政策之外，也必須設法教化與同化佔總人口絕對多數的印第安原住民²³。於是，讓印第安原住民多與 *ladinos* 接觸以培養工作習慣，終能使其脫離悲慘落魄的生活，進而成為國家發展有用之材²⁴。尤其在解決咖啡種植勞動力短缺與國家現代化發展的議題上，「印地安人天生好吃懶做」的形象等於給了領導階級恢復強迫勞動制度一個正當化的基礎²⁵。

比起強制勞動制度，真正破壞印第安原住民文化根基的是自由派政權的土地政策。瓜地馬拉擴張咖啡經濟是以大莊園制為發展基礎，因此需要大面積土地供咖啡種植與出口咖啡所需的基本建設。土地私有化的推行，使得地方權勢可為圖私利，肆意將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長久以來共同持有的土地出售或贈予私人。失去土地等於失去信仰，對於印第安原住民來說土地也是部落認同感的根基。如同卡蘿·史密斯(Carol A. Smith)的研究所示，印地安原住民認為土地是他們與 *ladinos* 得以區別的重要象徵之一，失去土地意味失去團結部落抵抗土生白人寡頭政權的經濟基礎²⁶。馬丁聶斯·貝拉艾斯(Severo Martínez Peláez)也同樣指出，殖民時期印第安原住民對於強制勞役的不積極態度，也就是白人眼裡「好吃懶做」的印象，

²² Robert A. Naylor, « Guatemala: Indian Attitudes toward Land Tenure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9, N° 4 (1967) p.634

²³ Corinne Caumartin, « racism, Violence, and Inequality : an Overview of the Guatemalan Case, CRISE, Queen Elizabeth House, University of Oxford, working paper n°11 (2005) p.17

²⁴ David J. McCreery, « Coffee and Class : The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in Liberal Guatemala »,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6, N° 3 (1976) p.457

²⁵ José Raimundo Scheifler, « Riqueza de las doctrinas en el antiguo reino de Goathemala », *Anales de la Sociedad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 de Guatemala*, N° 24 (1949) p.330

²⁶ Carol A. Smith, «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Guatemala : A Hypothesis », in Carol A. Smith (Ed.), *Guatemalan Indians and the State: 1540-- 198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p.88

其實是一種消極的反抗²⁷。因此，完全失去土地的印地安原住民部落等同自我認同的消失，也就是形同滅族，在別族眼裡他們不再是印第安原住民，只是著印第安服飾的 *ladino*²⁸。

瓜地馬拉咖啡種植經濟發展在無產階級化過程中，造就了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化推動者。根據卡蘿·史密斯，*ladinos* 代表無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推動者，而半無產階級則是印第安原住民族群²⁹。德強夫利認為社會脫鉤的形成關鍵在於半無產階級為了保有生產過程、生產方式的(部分)控制權而接受(或被迫接受)剝削³⁰。換句話說，當半無產農民階級無意或無法再維持上述的控制權，或無產工人階級無法以微薄工資來維持生計，即會形成抵抗社會脫鉤的力量。烏必戈獨裁政府明顯企圖以「反游民法」與社會軍事化的暴力統治來抵抗這股力量，但也因此種下瓜地馬拉民主改革的種子。1944 年瓜地馬拉軍事獨裁政權被推翻，開啟了 1944-1954「十年春天(*los diez años de primavera*)」的民主改革。對於修特(Nicola Short)來說，這十年的民主改革便是改變社會脫鉤中勞動關係的嘗試³¹。然而，種種改革措施遭受保守利益階級的反對，軍方挾著國外勢力的介入再次取得政權。知識份子因此開始組織游擊隊與政府對抗。

瓜地馬拉的社會兩極分化即是結構型暴力。十九世紀末咖啡經濟發展模式中，強制勞役制度與反游民法是對生存需求與自由需求的剝奪，社會脫鉤也說明了對幸福需求的剝奪，企圖以霸權來教化與同化印第安原住民與則是對認同需求的剝奪，強奪土地對印第安原住民族群來說，更是生存、自由、幸福、認同各種需求的剝奪。而長久以來對印第安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偏見，就是加爾頓所謂的文化暴力，為瓜地馬拉形構社會兩極分化的合理化基礎。就歷史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如此結構是瓜地馬拉暴力衝突迭起的根源，而暴力統治經常是維護如此結構的手段。當文化偏見正當化結構性歧視的同時，結構性歧視也相對擴張文化偏見。根據以上所述，加爾頓「暴力會增長暴力」的假設得以驗證³²。

也許我們拿瓜地馬拉史上「民主尚未萌芽、社會正義不知何物」的時期來分析其暴力結構會招致許多批評。然而，根據世界銀行 2004 年的報告，瓜地馬拉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佔總人口 43% 的印第安原住民的收入與消費指數低於全國 25%，相對的非印第安原住民族群則佔了 75%³³。可見瓜國現今的社會結

²⁷ Severo Martínez Peláez, *La Patria del Criollo: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Guatemala*, translated by Susan M. NEVE and W. George Lovel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3-136

²⁸ Carol A. Smith, *op.cit.*, p.88

²⁹ *Ibid.*

³⁰ Alain de Janvry,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n*, *op.cit.*, pp.84-85

³¹ Nicola Shor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Guatemala*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38

³² Johan Galtung,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op.cit.*, p.200

³³ World Bank, *Poverty in Guatemala* (Washington :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4) p.36

構依舊呈現高度的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均。全球武裝暴力負擔(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報告根據 2004-2009 年間的統計數據，將瓜地馬拉列為全球兇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甚至超越了游擊隊與政府武力對抗期間的平均數值，而且有持續上升的趨勢³⁴。暴力問題已經凌駕貧窮與健康議題，成為當今瓜地馬拉人民生命最直接的威脅。即使印第安原住民族群的社會地位因為和平協議有顯著改善，但聯合國瓜地馬拉查核團(United Nations Verification Mission in Guatemala, MINUGUA) 2004 年的報告顯示，和平協議的落實還是形式大於實質。從獨裁專制到民主體制、從政治本質到社會經濟本質的衝突，我們認為瞭解游擊隊運動出現前的暴力結構，方能建立研究瓜地馬拉文化暴力如何內在化、結構型暴力如何機制化的分析基礎，與當前的暴力結構比較分析，尋求直接暴力在現今瓜國社會呈現系統化、重複化與儀式化的較全面的解答。



³⁴ Geneva Declaration Secretariat,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2011*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3 ; p.67

參考書目

CAUMARTIN, Corinne, « racism, Violence, and Inequality : an Overview of the Guatemalan Case, CRISE, Queen Elizabeth House, University of Oxford, working paper n°11

COMISIÓN EL ESCLARECIMIENTO HISTÓRICO (CEH), *Guatemala: Memoria del Silencio*, http://shr.aaas.org/guatemala/ceh/gmds_pdf/cap4.pdf

FRY, Michael F., « De indígena a ladino : diferenciación étnica en la montaña guatemalteca (1750-1840) », *Diálogos Latinoamericanos*, N° 7 (2003), pp. 112-143

GALTUNG, Johan; HÖIVIK, Tord, « Structural and Direct Violence: a note on operationalization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8, N° 1(1971) pp. 73-76

GALTUNG, Johan, « Violence, Peace, and Peach Research », *Journal of Peach Research*, Vol. 6, N° 3 (1969) pp. 167-191

GALTUNG, Johan, « Cultural Violence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 3 (1990) pp. 291-305

GALTUNG, Johan,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slo: Sage Publications, 1996

GENEVA DECLARATION SECRTRIAT,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2011*,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HALL, Stuart, «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DE JANVRY, Alain,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n*,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DE JANVRY, Alain, « Social disarticulation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working paper n°38* (1984)

MARTÍNEZ Peláez, Severo, *La Patria del Criollo :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Guatemala*, translated by Susan M. Neve et W. George Lovell. Durham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cCREERY, David J., « Coffee and Class : The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in Liberal Guatemala »,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6, N° 3 (1976) pp.438-460

MICHAUD, Yves, *La viole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NAYLOR, Robert A., « Guatemala: Indian Attitudes toward Land Tenure »,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Vol. 9, N° 4 (1967), pp. 619-639

RODAS NÚÑEZ, Isabel, *Identidades y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ategoría Oficial « Ladino » en Guatemala* – Centre for Research on Iequality, Human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RISE) Working Paper N° 29-, Queen Elizabeth Hous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SABINO, Carlos, *Guatemala, la historia silenciada (1944-1989) Tomo I: revolución y liberación*, Guatemala: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de Guatemala, 2008

SCHEIFLER, José Raimundo, « Riqueza de las doctrinas en el antiguo reino de Goathemala », *Anales de la Sociedad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 de Guatemala*, N° 24 (1949) pp.325-349

SHORT, Nicola, *The International Poitics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Guatemala*,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SMITH, Carol A., «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Guatemala : A Hypothesis », in Carol A. Smith (Ed.), *Guatemalan Indians and theState:1540--- 198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TARACENA ARRIOLA, Arturo, « Guatemala: del mestizaje a la ladinización, 1524-1964 », <http://lanic.utexas.edu/project/etext/llilas/vrp/arrio la.html>

TORRES-RIVAS, Edelberto « La Restauración Conservadora : Rafael Carrera y el destino del Estado nacional en Guatemala »,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Cultura*, N° 35(2008) pp.339-372

WITTMAN, Hannah ; SALDIVAR-TANAKA, Laura, «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Guatemala » in Peter Rosset, Raj Patel, Michael Courville (eds.). *Promised Land: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Oakland : Food First Books, 2006

World Bank, *Poverty in Guatemala*, Washington :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4

